

DOI:10.13288/j.11-2166/r.2025.12.019

敦煌遗书《亡名氏脉经》中摩风膏方的制备特色与应用概况

窦婷婷, 魏玉婷, 马翠, 严兴科✉

甘肃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东路35号, 730000

[摘要] 摩风膏方收载于敦煌遗书《亡名氏脉经》,是古代中医药外治法的重要代表方剂之一,具有祛风活血、温经止痛功效,长于治疗风湿痹痛。通过文献研究,系统梳理了摩风膏方的药物组成、制备工艺及临床应用特点。并通过现代制药技术的改良,在摩风膏方的基础上研制出敦煌消定膏、敦煌消肿镇痛膏(贴)、消定膏凝胶贴剂、消定膏巴布剂等多种新型膏摩制剂,探索其古方新用的转化路径,为传统中医外治法治疗痛症和骨伤科疾患提供参考。

[关键词] 摩风膏方;《亡名氏脉经》;膏摩疗法;痹证

敦煌遗书亦被称作敦煌卷子、敦煌文书或敦煌经卷,是对1900年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内发现的一批经卷的统称^[1]。其古医方记载了隋唐及以前传世或民间的单验方和经效方,其中膏摩类医方内容丰富^[2-3],操作简单、易于掌握,为首选外治法之一。摩风膏方收载于敦煌遗书《亡名氏脉经》,主治风湿痹痛。近年来,临床医家在该基础上进行组方加减或剂型改进,利用现代制药技术研制出敦煌消定膏、敦煌消肿镇痛膏(贴)、消定膏凝胶贴剂、消定膏巴布剂等新型制剂,治疗各类痛症和骨伤科疾患,可有效缓解类风湿关节炎疼痛、改善炎症和骨代谢^[4]。本文系统梳理摩风膏方的药物组成、制备工艺、临床应用及现代研究概况,为其进一步研究和研制新型制剂提供参考。

1 膏摩疗法源流

膏摩疗法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彼时已有膏剂用于外伤疗愈及皮肤保养的记载。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指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最早明确提出了“膏摩”之名,使其成为疾病防治的常用手段。魏晋至隋唐时期,膏摩疗法从单一外治发展为内外兼施,应用范畴亦不断拓展。宋金元时期,膏摩疗法命名从“煎”转变为“膏”,用途更加广泛且以内服为主。明清阶段,膏摩疗法趋于成熟,命名定型及制备工艺稳定,涵盖浸泡、煎煮、滤渣、浓缩、收膏、封装等流程,应用领域也从疾病治疗延伸至膳食调理^[5-6]。近现代以来,膏摩疗法在传承中持续创新,其补虚养生、强身健体的功效广受认同,同时现代技术的融入为其制备工艺与临床应用带来了新突破。

2 摩风膏方的制备特色

《亡名氏脉经》在马继兴所撰《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将其命名为《亡名氏脉经第一种》和《亡名氏脉经第二种》^[7]。其中《亡名氏脉经第二种》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推测其撰写年代应在唐高宗时期,该书记载有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方剂“摩风膏方”^[8]。原文记载:“主一切风。丹参一斤,折之内白者最好,拭去土 蜀椒三升,去合口及内黑子,生用 芎藭二两,去皮 蜀大黄二两,去皮 八角蜀附子大者三十枚,去皮生用 巴豆三十枚,去皮心,生用 白芷二两,去皮称。七物切,以三年酢(醋)于铜器中浸一宿,以成消猪膏四升,用苇薪煎三上三下,去滓,置新瓦瓮子中,好盖头,勿令尘焰入。少少

基金项目:2023年敦煌医学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DHY23-06);甘肃中医药大学科学研究与创新基金重点项目(2021KCZD-5)

✉ 通讯作者:yanxingke@126.com

取,向火炙痛处摩之。日三度,疾愈,止摩。禁如初法。”上述记载对膏剂制作流程有清晰记录,涵盖药材挑选、用量把控、辅料选用、药物浸泡、火候掌控及合膏成型等多个关键环节。该方是以特制的药膏作为传导介质,通过将药膏均匀地涂抹于穴位或患处,继而实施按摩操作的独特疗法,发挥祛风活血、温经止痛之效,尤其适用于因风邪入侵而引发的风湿痹痛等病症的治疗,并为中医学治疗此类疾病提供了有效方法^[9]。

2.1 药材及用量

方中芎藭(川芎)、蜀椒、蜀大黄、八角蜀附子,多见于川蜀。《唐本草》云:“附子、乌头等,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蜀附子从唐迄今,一直是著名的道地药材。研究发现,唐五代敦煌药材的来源,以本地出产为辅,外来输入为主^[10],这恰好印证了摩风膏方中所用药材的主要产地为四川。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唐代药材市场的繁荣,还体现了道地药材在跨区域流通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动了道地药材的传播与发展。

摩风膏方中附子用量较大,按照通用度量衡计算 1 两 $\approx$ 13.8 g,一分 $\approx$ 0.3125 g,一枚 $\approx$ 10 g^[11-12],可知方中附子用量约 300 g。因其毒性较大,炮制过程中的火候、加热方式、时间、辅料及温度变化直接影响其毒性^[13]。该方为外用制剂,凭借特殊的减毒制备法、独特手法及单次少量用药的特点,具备广泛应用的优点。同时,醋制附子用量控制在 21~450 g 之间,醋作为媒介,以酸敛制约辛热之性,可有效降低附子毒性,增强安全性^[14]。方中巴豆用量亦较大,作为大毒中药之一,因其作用迅猛、安全范围窄,临床应用受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规定巴豆外用时可适量研末敷患处或捣烂后纱布裹涂^[15],且方中将巴豆去皮、心,并用醋浸泡,醋作为赋形剂,既能增强散瘀止痛作用,又可缓和药性,提升安全性^[16]。外用贴敷疗法是大毒中药的重要应用形式,具有不良反应小、安全系数高、精准给药、简便易行等优势^[17],因此摩风膏方外用疗法解决了大毒中药的临床应用问题。

2.2 膏摩制备过程及特色

摩风膏方在制膏前通常需用溶媒浸泡药物,且煎煮燃料、火候大小及制膏基质皆有特定要求。

2.2.1 以醋为溶媒 膏剂制作过程中,溶剂的作用在于混合药物成分或通过浸泡释放药性。醋作为溶剂在晋唐时期便已存在,至今沿用。醋性质稳

定,无配伍禁忌,用作辅料炮制药材,既能减毒又可增效^[18]。苦酒(即醋)既用于前期浸泡激发药性,又作为基础溶剂以助有效成分析出。敦煌古医方中,醋常作为佐药使用,发挥柔肝止痛之效,以缓解筋脉拘挛。摩风膏方以醋为溶媒,其性温、味酸苦,可散瘀止血、消肿解毒、理气温通。

2.2.2 药物浸泡方法及时间 药物浸泡是在煎煮前以溶剂浸透药物,待成分溶解后再行煎煮。该方中药物经醋渍一宿,可引药入肝胆,增强通络除痹、活血散瘀之效,且醋之酸敛能防辛散太过而伤正气。浸泡时间通常为一夜(日落后至次日清晨)左右,即时长约为 12 h,具体时长可因药材质地和特性而异。此后的相关记载多是采用醋泡隔夜之法,如《备急千金要方·论合和第七》记载:“凡合膏,先以苦酒渍,令淹浹……从今旦至明旦,亦有止一宿”,可见醋浸泡一夜被广泛记载并沿用,表明此药物浸泡法深受医家认可。就摩风膏方而言,凡采用此法者,药物浸泡时长皆为一夜。

2.2.3 煎煮燃料及火候 方中“苇薪”一词见于《灵枢·邪客》“炊以苇薪火”,指用芦苇作为燃料煎煮药物。苇薪火力温和、均匀且持久,适合药物煎煮过程中对火候的精准控制,这与摩风膏方中“三上三下”的火候控制理念一致,体现了古代医家对煎药工艺的严谨态度和就地取材的实用性特点。“三上三下”的煎煮方式通过反复加热和冷却,以和缓药性,令有效成分充分透出,同时避免药物过度煎煮而破坏药效。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上七窍病》亦有类似记载,曰:“面膏……以水、酒各半升浸药经宿,煎三上三下,候水酒尽,膏成”,且详尽记录了膏剂制作前的准备环节,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煎煮方法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2.2.4 以动物油脂进行合膏 最早《五十二病方》中所用膏脂系以猪脂为主的动物油脂。南北朝《刘涓子鬼遗方》中所用基质以豚脂为主,并强调使用腊月猪脂^[19]。清代《长沙药解》记载猪膏“味甘,微寒……利水泻湿、滑窍行瘀”,外用时可充当介质,还能辅助其他药物活血行瘀,提升疗效。摩风膏方将猪脂与煎煮药物相合,共凝成膏。猪脂作为基质,具有无刺激性、润滑性好、易获取及易被表皮吸收的优点,但缺点是不宜久贮,易变质分解、酸败而产生异臭^[20]。然而,油脂基质关系到药物的吸收和贮存,因此在猪脂不宜长期储存的情况下,寻找替代品尤为重要。

2.3 向火灸摩法

向火灸摩法中的“灸”同“灸”，指使患者接近火源，借热力在患部摩擦药膏。此法既可利用热力促进药物透皮吸收，又可实现通经活络之效。同时，借按摩透热之力促进药物吸收，畅达机体血运，以达温经通络的效果，多用于外感寒邪或外伤劳损引发的骨伤科疾病。现代研究认为，摩风膏方具有潜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作用，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方式，以及抑制靶向炎症反应或细胞凋亡等信号通路从而影响炎症反应和骨代谢^[4]。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方》记载了贴穴治疗内科病，为贴敷与腧穴结合治病的早期记录。有学者^[21]指出，古代膏摩的特点为针灸法与膏摩法配合、按摩手法与药物吸收协同。敦煌针灸卷子和敦煌医学卷子仅载穴位无经脉循行，然贴敷疗法的应用表明经络理论已存在，通过患处给药（因病变处即经脉所过，给药处为经穴或阿是穴）达扶正祛邪、调和气血之效^[22]。此外，针刺、拔罐疗法也可作为膏摩等体表刺激疗法提供研究思路与方法借鉴。可见，膏摩与针灸联系紧密，古代常配合运用，皆依经络理论发挥治疗作用并见于古籍。

3 摩风膏方新型制剂的转化与应用

3.1 敦煌消定膏

敦煌消定膏是甘肃中医骨伤名家宋贵杰团队在洛阳平乐郭氏正骨家传方消定膏^[23]基础上，结合《亡名氏脉经第二种》中的膏风摩方组方精心研制而成的中药膏剂，色泽乌黑，具有逐瘀通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之效。敦煌消定膏基础方是以无名异、儿茶、大黄、紫荆皮、炒大黄、丹参、蒲公英、木头灰各等份研为细末，并用蜂蜜调敷而成，为稠糊膏。为加强其作用和适用范围，在基础方上加入木耳炭、栀子、茜草、蒲公英等。经过数十年临床验证发现，敦煌消定膏在各类骨折治疗中疗效确切，尤其是 Colles 骨折^[24]、桡骨远端骨折^[25]和髌骨骨折^[26]，其可有效促进骨痂生长及骨愈合。术后外敷可减轻膝关节疼痛和肿胀，其作用机制在于改善微循环、降低血管通透性、消除炎症肿胀、松弛痉挛骨骼肌，促进关节功能恢复^[27]。同时可预防术后粘连和慢性滑膜炎，利于早期康复^[28]。

此外，敦煌消定膏临床常用于外敷治疗膝骨关节炎^[29]、痛风性关节炎^[30]、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31]等炎性疼痛病症。通过降低关节液中白细胞介素-1 β 、

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症因子水平^[32]，有效缓解疼痛、改善关节功能，延缓关节退变。同时，敦煌消定膏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33]、配合手法治疗急性腰扭伤^[34]、急性踝关节扭伤^[35]等，均表现出显著的止痛、消肿及促进软组织修复的作用。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效果更优，且敦煌消定膏的运用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及患者生活质量，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现代研究表明，敦煌消定膏外敷可增加血清骨钙素及骨痂 ATP 酶 a3 亚基表达，激活成骨与破骨细胞功能，促进骨愈合与重塑^[36]；敦煌消定膏还能通过提高血清骨钙素浓度，增加骨痂组织特定基因蛋白表达，激活转化生长因子- β /骨形态发生蛋白、环氧合酶-2/前列腺素 E2/环磷酸腺苷信号通路，促进骨痂和胶原纤维形成，加速骨折愈合^[37-38]。

3.2 敦煌消肿镇痛膏（贴）

敦煌消肿镇痛膏以“摩风膏方”为基础，结合中医辨证配伍理论与现代中药制剂技术，由无名异、大黄、鸡血藤、红花、延胡索、独活、威灵仙、杜仲等 10 味中药制成，具有活血祛瘀、行气止痛、补益肝肾之效。敦煌消肿镇痛贴是一种复合性新型外敷药，内含渗透、稳定、保湿剂的高效膏剂，以及一贴附发热剂颗粒的脱敏胶布^[39]。该剂型具有消肿止痛、祛瘀接骨、舒筋活络之效，适用于骨折和软组织扭挫伤等，其特点为作用迅速，便于携带。

研究表明，敦煌消肿镇痛膏结合早期康复锻炼可有效改善下肢骨折引发的膝关节功能障碍，促进功能恢复^[40]；也可通过调节髓核常量元素含量、改善局部代谢和血液循环，延缓髓核变性，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41]；还能快速缓解急性软组织损伤的疼痛、肿胀，减轻瘀斑，改善关节功能障碍^[42]。敦煌消肿镇痛贴在消肿止痛方面优于消定膏，起效迅速，对各类骨折（特别是青枝骨折和裂纹骨折）的疗效明显优于消瘀止痛膏^[39, 43]。

3.3 敦煌消定膏凝胶贴剂

中药凝胶贴剂以水溶性高分子或亲水性物质为基质，结合中药提取物或粉末制成外用贴剂，保留传统中药组分。外敷时药物分子借物理作用扩散、吸附并经化学键结合进入皮肤角质层^[44]。敦煌消定膏凝胶贴剂经消定膏改良而成，其方药组成与敦煌消定膏相同，克服了传统消定膏制剂保质期短、使用不方便等不足，具有透皮吸收率高、剂型稳定性高、载药量准确可控、黏度适宜、使用便捷等优

势^[45], 具有消肿定痛、活血化瘀之效。李锦锋^[45]经临床观察认为, 敦煌消定膏凝胶贴剂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疗效显著, 可减轻膝关节疼痛, 改善关节功能, 与敦煌消定膏在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时临床疗效基本一致, 安全性高且疗效稳定。

3.4 消定膏巴布剂

消定膏巴布剂是在消定膏基础上经临床实践筛选有效方剂研制而成, 由大黄、乳香、没药、儿茶、紫荆皮等组成, 可活血消肿生肌、通络止痛。其优势在于精准给药, 吸收面积固定, 无肝脏首过效应, 生物利用度高, 粘贴方便且不易过敏^[46]。网络药理学研究表明, 消定膏巴布剂通过多靶标、多成分、多通路发挥抗炎镇痛作用, 初步阐明其治疗膝关节慢性滑膜炎的作用机制^[47]。

4 小结

综合分析, 摩风膏方以道地药材为主, 选用大毒药物附子、巴豆外用, 运用醋浸一晚, 采用“三上三下”火候控制及猪油脂合膏等特殊制备方法。其贴敷部位以痛处为主, 配合按摩手法, 具有祛风活血、温经止痛之功效, 主治风湿痹痛。现代研究多以敦煌摩风膏方原方为基础, 通过组方加减或剂型改良后应用于临床。敦煌消定膏凝胶贴剂和巴布剂的现代临床研究较少, 以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和膝关节慢性滑膜炎为主; 敦煌消定膏在骨折、骨折术后及多种骨关节疾病、软组织损伤治疗中疗效明确, 发挥抑制炎症、改善微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缓解关节肿胀、改善功能活动等作用; 敦煌消肿镇痛膏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软组织损伤、骨折后功能障碍康复效果明显, 其贴剂是治疗各类骨折和软组织损伤的理想外用方法。相比而言, 敦煌消定膏及消肿镇痛贴(膏)作为“古今合成方”, 在骨伤科多种疾病的治疗效果已被深入研究并推广应用。目前对摩风膏方的研究主要以临床疗效观察为主, 基础研究相对匮乏, 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及膏药与手法联合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 其临床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1] 李金田, 朱向东, 李应存, 等. 敦煌医学宝藏奇葩: 敦煌医学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探析[J]. 中国现代中药, 2013, 15(2): 166-168.
- [2] 王春艳, 张如青. 近 20 年来敦煌古医方研究概况[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18(3): 61-64.
- [3] 史正刚, 刘喜平, 张炜, 等. 敦煌遗书膏摩古医方探析

-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5, 24(15): 4-5.
- [4] 裴雪冬. 敦煌摩风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网络药理学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3.
- [5] 王绍辉, 胡燕. 古代膏摩应用述要[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 26(2): 102.
- [6] 王亚渭, 益志凯. 膏摩的起源与发展[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4, 27(5): 15-16.
- [7] 马继兴. 敦煌古医籍考释[M]. 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74.
- [8] 马继兴.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 中卷[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156-807.
- [9] 刘喜平, 李沛清, 辛宝, 等. 敦煌遗书《亡名氏脉经》佚方考[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4): 362-364.
- [10] 赵琪, 陈晟, 赵珺, 等. 以敦煌遗书考证道地药材的形成和发展[J]. 中医药导报, 2017, 23(3): 5-7.
- [11] 李婷, 程发峰, 张晓乐, 等. 附子的历代临床用量探析[J]. 中医杂志, 2022, 63(10): 983-988.
- [12] 傅延龄, 宋佳, 张林. 论张仲景对方药的计量只能用东汉官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6(6): 365-369.
- [13] 弓鹏, 芦亦旻, 梁继丹, 等. 基于《伤寒论》《金匱要略》探讨附子“毒性-用量”的证治规律[J]. 时珍国医国药, 2023, 34(9): 2222-2225.
- [14] 芦文娟, 霍敏峰, 梁永林, 等. 敦煌古医方中附子的应用规律探析[J]. 包头医学院学报, 2023, 39(5): 81-85.
- [15]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 80.
- [16] 范玛莉. 不同食醋对醋制中药的化学成分影响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6.
- [17] 武晏屹, 白明, 田硕, 等. 大毒中药外用方法现状及特点分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2): 1045-1048.
- [18] 彭新, 陈晓辉, 周浩, 等. 中药醋制入肝减毒、增效现代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9): 190-194.
- [19] 黄泰康, 黄体忠. 浅谈中药外用膏剂的发展及研究[J]. 中草药, 1986, 17(9): 42-46.
- [20] 孙启明. 对中药油膏工艺合理性的初步探讨[J]. 中国药学杂志, 1982, 17(1): 46-48.
- [21] 朱长刚. 古代中医膏摩方的运用特点[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2010, 29(2): 8-10.
- [22] 魏玉婷. 敦煌针灸医学文献的挖掘与整理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19.
- [23] 郭焕章. 伤科一百方[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61-62.
- [24] 董万涛, 宋敏, 吕泽斌, 等. 消定膏对 Colles 骨折早期疼痛、肿胀的疗效观察[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6, 32(1): 204-206.
- [25] 王瑞杰, 房居颖, 张丽, 等. 单臂一体可调式外固定支架配合克氏针撬拨复位联合消定膏治疗桡骨远端骨折

- 的临床效果[J]. 中国医药科学, 2023, 13(12): 149–153.
- [26] 郭会. 消定膏外敷联合改良克氏针张力带内固定术对髌骨骨折患者术后 VAS 评分及膝关节功能的影响[J]. 哈尔滨: 黑龙江医药科学, 2019, 42(1): 204–205.
- [27] 姜劲挺, 安文博, 宋敏, 等. 敦煌消定膏治疗膝关节镜术后肿胀疗效观察[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11, 19(12): 19–20, 23.
- [28] 贾龙, 张华. 消定膏外敷对膝关节周围骨折术后恢复疗效分析[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4): 53–55.
- [29] 董万涛, 张乾军, 宋敏, 等. 消定膏外敷联合“柔筋养精”手法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临床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7): 4368–4371.
- [30] 冯康虎, 张富龙, 申建军, 等. 消定膏外敷联合依托考昔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J]. 甘肃医药, 2018, 37(3): 245–246.
- [31] 田杰祥, 王钢, 王佳, 等. 中医外治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研究进展[J]. 陕西中医, 2020, 41(1): 131–133.
- [32] 刘朝辉, 孔令俊, 谭小花, 等. 消定膏对膝骨关节炎 IL-1 β 、TNF- α 的影响[J]. 新中医, 2017, 49(3): 69–71.
- [33] 刘晓婷. 消定膏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气滞血瘀型)的临床疗效观察[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4.
- [34] 王振, 张晓刚, 宋敏, 等. 换气按压法、后仰旋转法配合消定膏治疗腰椎间关节紊乱型急性腰扭伤疗效观察[J]. 辽宁中医杂志, 2017, 44(4): 761–763.
- [35] 李元贞, 郑永浩, 胡翔. 消定膏外敷联合 RICE 基础疗法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 37 例临床观察[J]. 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5(2): 58–62.
- [36] 刘保健, 巩彦龙, 董万涛, 等. 消定膏对骨折愈合不同时相 OCN、ATPase a3 表达的影响[J]. 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 2019, 40(4): 309–317.
- [37] 董万涛, 辛亮, 宋敏, 等. 消定膏对兔胫骨骨折愈合中 TGF- β /BMPs 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7, 33(2): 144–148.
- [38] 董万涛, 宋敏, 陈秉雄, 等. 消定膏对骨折愈合过程中 COX-2/PGE2/cAMP 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J]. 中成药, 2018, 40(1): 20–26.
- [39] 李振宇, 王丹芬. 敦煌消肿镇痛贴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临床观察[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9, 16(3): 22–23.
- [40] 褚兵. 敦煌消肿镇痛膏对下肢骨折致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2, 18(21): 316–318.
- [41] 曾昭洋, 张华, 徐克武, 等. 敦煌消肿镇痛膏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髓核常量元素含量的影响[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08, 16(1): 16–18.
- [42] 曾昭洋, 张乾军, 宋贵杰. 敦煌消肿镇痛膏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临床观察[J]. 中医正骨, 2006, 18(2): 26–27.
- [43] 李振宇, 宋贵杰. 敦煌消肿镇痛贴治疗骨折临床观察[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7, 10(1): 21–22.
- [44] 张宇, 包旭宏, 王峰, 等. 中药凝胶贴膏的历史渊源与制备工艺研究进展[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6): 2769–2774.
- [45] 李锦锋. 消定膏凝胶贴剂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3.
- [46] 焦正花, 李秀娟, 罗燕梅, 等. 消定膏巴布剂的制备及刺激性实验研究[J]. 甘肃中医, 2009, 22(9): 76–77.
- [47] 杨沛霖. 消定膏的药效学实验及临床应用概况[J]. 西部中医药, 2014, 27(3): 141–143.

Overview of Prepa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feng Ointment Formulation* (摩风膏方)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Unnamed Treatise on the Pulse* (《亡名氏脉经》)

DOU Tingting, WEI Yuting, MA Cui, YAN Xingke

1.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e *Mofeng Ointment Formulation* (MOF, 摩风膏方) is record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Unnamed Treatise on the Pulse* (《亡名氏脉经》) and stands as a representative ancient external therapeutic formul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Known for dispelling wi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warming the meridians, and relieving pain, it i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rheumatic arthralgia.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mposition, preparation techniqu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F. In recent years, advancements in modern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novative ointment-based formu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recipe, such as *Dunhuang Xiaoding Ointment* (敦煌消定膏), *Dunhuang Xiaozhong and Zhentong Ointment (Patch)* (敦煌消肿镇痛膏/贴), *Xiaoding Ointment* (消定膏) gel patch, and *Xiaoding Ointment* (消定膏) cataplasm. These innovations explore pathways for transforming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into modern application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xternal TCM treatment of pain-related and orthopedic conditions.

Keywords *Mofeng Ointment Formulation* (摩风膏方); *Unnamed Treatise on the Pulse* (《亡名氏脉经》); massage with ointment; *bi* (痹) disease

(收稿日期: 2025-01-12; 修回日期: 2025-02-28)

[编辑: 侯建春]